



魏晉風流

大卫 著

東方出版中心

东方文史大讲坛丛书

大卫 著

魏 晉 風 流

東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魏晋风流/大卫著. —上海: 东方出版中心, 2007.8

(东方文史大讲坛)

ISBN 978-7-80186-708-7

I. 魏... II. 大... III. 名人—人物研究—中国—魏晋南北朝时代 IV. K820.3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11756号

魏晋风流

出版发行: 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: 上海市仙霞路345号

电 话: 62417400

邮政编码: 200336

经 销: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印 刷: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90 × 1240 毫米 1/32

字 数: 166 千

印 张: 7

版 次: 2007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80186-708-7

定 价: 19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

——[意大利] 克罗齐



目录

-  阮籍：拆迁办主任 / 1
-  嵇康：最性感的铁匠 / 9
-  刘伶：酒杯上跳舞的神 / 18
-  王戎：那李子是苦的 / 26
-  向秀：向内秀还是向外秀 / 35
-  山涛：传说中的老大 / 42
-  阮咸：一头特立独行的猪 / 48
-  石崇：“奢”我其谁 / 54
-  王祥：“孝”傲江湖 / 63
-  羊祜：不完美就完蛋 / 69

 杜预：不会骑马的将军 / 82

 司马衷：蛤蟆叫声，公私合营 / 100

 司马炎：羊车上的帝王 / 104

 贾南风：丑并风流着 / 108

 卫玠：非常美，非常脆 / 137

 王济：非常美，非常嘴 / 147

 潘安：非常美，非常罪 / 157

 裴楷：非常美，非常醉 / 164

 桓温：不留芳千古便遗臭万年 / 172

 陶渊明：喝别人的酒，让自己醉去吧 / 191

后记：烹调或者疑似烹调 / 209

阮籍：拆迁办主任



姓名：阮籍，字嗣宗

生卒：(210~263)

籍贯：陈留尉氏(今河南尉氏)人

家庭主要成员：父亲阮瑀(建安七子之一)，儿子阮浑

职务：步兵校尉

特长或贡献：饮酒。长啸(吹口哨)。翻青白眼

操行评语：阮籍者，软之极也。软之极，便是硬。一手软，一手

硬，乱世之中保性命

倘若在魏晋时代找一个最牛叉的放诞人物，那么非阮籍莫属。

这厮嗜酒，即使母亲去世了，也鲸饮不断。

其实，阮籍是个孝子，3岁的时候，他的父亲、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就去世了。

阮籍在母亲的抚养下，读书学习，非常勤奋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，这家伙抱负不小，倘在今天，至少第一志愿填的是北京大学——不，哈佛大学——有一天，他登广武城，面对楚汉战场，不由感叹：时无英雄，遂使竖子成名。

这也有些类似于今天我们登到文坛一看，时无英雄，遂使上海那位把散文写得很长的某某某同志成名。

母亲走了，酒就成了阮籍的父亲。

在酒的王国里，阮籍才可以找到温暖，那些酒，哪一杯不化作了内心的火焰？心肝肚肺都是火烧连营。

这与尼采的酒神大有一比。

尼采在《悲剧的诞生》里说过：艺术家不应当按照本来的面目看事物，而应看得更幸福，更单纯，更强健，为此在他们自己的生命就必须有一种朝气与春意，有一种常驻的酒意。

阮籍有一女，容貌秀丽，司马昭想纳为儿媳，几次托媒人登门求婚。阮籍进退维谷，左右为难。若答应，则落得个攀附权贵的坏名声；若不答应，得罪了司马昭，给小鞋穿事小，小命怕也难保。

好在有酒，于是他天天烂醉如泥，一连60多天，在酒精的配合下，他都持之以恒地做出一副不省人事状。司马昭见他天天醉得像一摊泥，也奈何不得，联姻之事，只得作罢。倘若阮籍与司马家族真的联姻了，估计可以弄个文化部部长干干。

邻家有一少妇，甚是美丽，阮籍经常光顾，当然，他不是去勾引

良家女子，而是把自己一碗一碗地喝醉，醉了就躺在美妇人的脚下，打起幸福的呼噜，这让美妇人的老公心惊肉跳，好在经过数次观察，他发现阮籍没那心思，这才把提到嗓子眼的心，又放到肚子里来。

或许在阮籍的梦里，这美丽的女子，就是他的酒葫芦，可以随时随地掏出来，喝上一口，边喝边踉踉跄跄地向前走去，嘴里咕嘟着什么。

一个才貌双全的少女，谈了个挺中意的对象，两人正为去新马泰还是欧罗巴旅行结婚的时候，那女子却暴病死了。阮籍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虽然他与这个少女无亲无故，但他还是前去哭祭，哭得鼻一把泪一把的。搞得别人误以为这个痴情男子就是那少女的未婚夫似的——不，未婚夫也没有这么深情，仿佛恩爱了一生的夫妻，一个先逝，就剩下另一个形单影只了。

惟有绝望才可拯救绝望，惟有悲伤才可以抚平悲伤。

阮籍经常独驾一车，任意而行，作为当时的自驾车一族，他常常把路走到尽头，无路可走了，就痛哭一场，那眼泪仿佛 97 号汽油——如此说来，他就是他自己的加油站。

前面说过，阮籍是个孝子，甚至孝到了钻牛角尖的地步。

有一次上朝，一个官员和他聊天，说有一个人把母亲给杀了。

阮籍说：嗨，要杀就杀父亲，怎么也轮不到母亲啊！

那官员大吃一惊，责怪他道：你身为受教育多年的干部，怎么可以这样大放厥词？！

恰巧他们聊天被皇上听到了，就问阮籍，杀父是天下最大的恶行，怎么你认为是可以的呢？

阮籍侃侃而谈：禽兽知道母亲而不知父亲，杀父，顶多像个禽兽，杀母，却连禽兽也不如了。

母亲去世的时候，他正与人下围棋，对手一听，忙说到此为止，

你快回家处理母亲后事，阮籍不同意，一局没下完，怎么可以提前结束？

那人拗不过他，只得把这一局下完了事。

阮籍回到家，看到母亲冰凉的身体，呆呆地说不出一句话。

阮籍一口气，咕嘟咕嘟地喝了两斗酒，这时他清醒得很，心中有千言万语要说，但话到嘴边却一句也说不出来。世界上那个最疼他的人去了，阮籍踉踉跄跄地走到母亲灵床边，他带来了一场暴雨。

好友裴楷来家里吊唁，阮籍披头散发坐在那里，醉意朦胧，直直地、呆呆地看着他，裴楷的眼泪也下来了。他走出阮家，有人问他，只要吊唁的人来，主家的人，都会大哭，客人也劝他们节哀，阮籍死了母亲都不哭，你怎么会哭得那样伤心？

裴楷说，阮籍是世外之人，不必受礼俗约束，但我是俗世中人，所以要守礼。我们各自遵守自己的行为规则不是很好吗？把问话的人说得心服口服。

母亲下葬时，他吃了一只蒸猪，喝了两斗酒，然后与灵柩诀别，话说罢，又一声恸哭，于是又是吐血几升。身体本来就瘦弱，再这么一折腾，形销骨立，几乎丢了小命。

阮籍这个名字，总让我想到眼疾。

阮籍有个绝活：翻青白眼。

凡是他不喜欢的人，他都一概伺之以白眼。

比如那次他母亲去世了，好友嵇康的哥哥嵇喜来吊唁，他非但不谢人家，反而大翻白眼，这让嵇喜很是郁闷——我怀疑阮籍是不是嫌人家名字里有“喜”字，但以他的性情，是不会作如此想的。或者嵇喜来了没有作喜悦状，尽是悲痛了——后一种可能性更大，到底是嵇康了解阮籍，这不，他提了一壶酒，挟了一张琴前来吊唁，

阮籍非常高兴，这才把白眼翻下来。

魏晋时代，像嵇康这样奔丧的“二杆子”，不止一个，比如魏文帝曹丕，可以说是头号“二杆子”。

有个大臣王仲宣去世了，安葬时，曹丕带领大臣去作最后的送别，他知道王仲宣生前有个爱好，那就是特别喜欢听驴叫。曹丕说：“王仲宣喜欢听驴叫，各人应该学一声驴叫来送他。”皇帝这么一说，哪个敢不听，一时追悼会现场驴鸣声此起彼伏，大家都要表现那份深情，谁也不敢先停下来。

有一年，阮籍听说缺一名步兵校尉，又听说步兵营里有美酒，营人善酿佳酒，于是请求去那里当校尉。当了校尉后，就整天泡在酒中，纵情豪饮，一点也不问世事。阮籍这次工作调动的好处很明显，既有酒喝了，也混了个很大的笔名：阮步兵。特别是提到他的那些作品，更是以“步兵”称之。

除了喝酒、写诗之外，阮籍还喜欢吹口哨，声音能传一两里远。有一天他听说苏门山里忽然来了个得道的真人孙登，阮籍便去看他。

孙登可是当时的大名士，不娶妻不说，还掘了个窟自己居住，更不提上班的事，冬天披头散发，夏天编草为衣，喜读《易》，随身带一张一弦琴，心情好与不好，都能把那一弦琴弹得死去活来的。从来没有火，仿佛随身带一个消防中队，有人试验他到底有没有脾气，就冷不丁地把他推进水里，我们这位孙真人出水便“大笑”而去。

阮籍屁颠屁颠地爬上山，只见孙真人抱膝坐在山岩上；两人一见面，就伸开腿对坐着。阮籍评论古代的事，往上述说黄帝、神农时代玄妙虚无的主张，往下考究夏、商、周三代深厚的美德，拿这些来问他，孙登仰着头，并不回答。阮籍又另外说到儒家的德教主

张，道家凝神导气的方法，来看他的反应，但孙真人还是一副面无表情、不置可否的模样，搞得阮籍颇为郁闷，便对着他恶作剧般地吹了一下口哨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我们的孙真人才淡淡地说了一句：不错，还可以再吹一次。

阮籍又吹了一次。

阮籍知道遇到了高人，就沉默下来。

天色向晚，阮籍起身告辞，刚走到半山腰处，忽听山顶上众音齐鸣，好像一个乐队在倾情演出，阮籍惊讶地回头一瞅，只见孙登在向他挥手，口哨声从他那儿传来，哨音如瀑，把阮籍溅得湿湿的。

访高人孙登归来后，阮籍写下了一篇对他来说最牛叉的散文：《大人先生传》。

在这篇文章里，阮籍假托大人先生之口，表达他的看法。此文大意是这样的——

上古社会原 is 自然淳朴的，自从有了君臣，才有了欺诈和残害的行为。那些统治者制定礼法来束缚老百姓，诳骗愚拙的人们，于是强者横行无忌，弱者只能劳苦困顿地受人奴役。统治者借了廉洁的名义实现贪心，内怀凶险而外饰仁义，搜尽天下财物，填塞自己的无穷之欲。

别看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们谨慎庄重，获得这样那样的美誉，得了这样那样的资本，其实不过是为了图个高官厚禄……他们自以为这样就找到了安全富足的藏身之地，其实不过像虱子钻在裤子缝里。一旦大火烧了城郭房舍，延及裤子，虱子还能逃到哪里去？

阮籍还有 82 首《咏怀诗》，鲁迅先生认为这些诗“虽然慷慨激

昂,但许多意思是隐而不显的”,也可以说这是魏晋时代的朦胧诗。司马家族权力来得不正,对于意识形态问题更是敏感,像钟会之流的更是时刻关注阶级斗争新动向,他曾数次找阮籍的茬,但老阮次次都借着酒精而成功闯关。阮籍要想苟全性命于虎狼之群,又怎能不装疯卖傻?

但越是放浪形骸,内心的那份苍凉、悲凉、凄清、凄楚、幽寂、悲愤就越欲盖弥彰。

有多少滴酒,就有多少颗泪……

“一为黄雀哀,涕下谁能禁”;“谁云玉石同,泪下不可禁”……这是一再出现在阮籍诗中的句子。

繁华有憔悴,堂上生荆杞。驱马舍之去,去上西山趾。一身不自保,何况恋妻子。凝霜被野草,岁暮亦云已。

胸中怀汤火,变化故相招。万事无穷极,知谋苦不饶。但恐须臾间,魂气随风飘。终身履薄冰,谁知我心焦!

好一个“终身履薄冰,谁知我心焦”,在那个恶浊的政治环境中,阮籍能保住性命已是奇迹。除此之外,我们还能要求他什么?

有人说阮籍有污点,他们的根据是,在司马昭辞让九锡之封的时候,一拨公卿劝他干脆坐上帝位,他们也不知怎么搞的,竟然想到让阮籍起草《劝进书》。今天看来,这其实是一个陷阱,如果写《劝进书》,阮籍就是助纣为虐;如果不写,那就考虑脑袋的去处。

阮籍就故伎重演,把自己喝得大醉,把起草《劝进书》之事早忘到九霄云外,那些马屁公卿们,倒也自有办法,就派秘书到阮籍家里来取,阮籍正伏案醉眠,好不容易把他晃醒,阮籍知道这是一道躲不过去的坎,就借着酒意,把文章写在案上,让人抄写下来,这才

勉强交差。

有一次，阮籍对司马昭说：我早年曾经游历过东平，喜欢那里的风土人情，如果能到那地方出个小差倒不错。

司马昭一听他愿意到外地做官，挺高兴的，就任命他为东平相。

阮籍骑着毛驴到任，法令轻平简约，十来天便回京，司马昭推荐他做大将军从事中郎。

这样也好，使得很多年后的余秋雨先生，终于给阮籍写了几笔。他在文中说，李白就对阮籍很钦佩，曾为他的做官过程写过一首诗，其中有两句是：“判竹十余日，一朝化风清。”

虽然阮籍在东平只做了十几天的官，但他的官做得很潇洒，他在做官期间只做了一件事，就是把衙门中相互隔挡的墙壁全给拆了，让一切公开透明，上班时你是利用公家的时间打扑克还是下象棋，上 QQ 泡妞还是上网炒股票，都一目了然，这样也便于官员和官员之间互相监督。

如此说来，把官衙中的隔档都拆了，阮籍做拆迁办主任最合适。

他不会为开发商的利益拆民房，也不会拆了名人故居建写字楼——所以我要说，拆迁办主任这职务应该为阮籍而设。

只是他生错了时代，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我看见北京的高楼越来越多，四合院越来越少，看来，我们与阮籍只能隔着历史，相互遗憾了。

嵇康

嵇康：最性感的铁匠



姓名：嵇康

生卒：(223~263)

籍贯：谯郡铚县(今安徽宿州)人

家庭主要成员：父亲嵇昭，配偶长乐亭公主(曹操曾孙女)，儿子嵇绍

职务：中散大夫

特长或者贡献：打铁，弹《广陵散》

操行评语：“嵇叔夜之为人也，岩岩若孤松之独立；其醉也，傀俄若玉山之将崩”（山涛）

嵇康和阮籍一样，都是幼年失去父亲，靠母亲和哥哥抚养长大，只不过他在家很受娇纵，类似于今天的小皇帝，可以说嵇康任性不羁、疏狂恣肆的性格，是打小养成的。作为“竹林七贤”文学社社长，嵇康最拿人的有几点：

第一，他是当时最著名的音乐演奏家，其《广陵散》，估计能把聋子的耳朵唤醒。

第二，书画特别棒。嵇康是“正始文学”的代表作家，文风犀利，泼辣洒脱，尤以散文见长，主张“心写心声不失真”。善鼓琴，工书画，尤擅草书。唐代张怀瓘《书断》称赞说：“叔夜善书，妙于草制，观其体势，得之自然，意不在笔墨。若高逸之士，虽在布衣，有傲然之色。故知临不测之水，使人神清；登万仞之岩，自然意远。”而唐代的韦续也在《墨薮》中情不自禁地对嵇康书法表扬了一番：“嵇康书，如抱琴半醉，酣酒高眠。又若众鸟时翔，群鸟乍散。”这主要是因为西晋时期所流行的草书为章草，字字独立、点画纷披，故嵇康之书有“众鸟时翔，群鸟乍散”之评。可以说，开风气之先，具有独创性。

第三，嵇康是个超级帅哥，且是偶像型的。身高七尺八寸，风度姿态秀美出众。见到他的人都赞不绝口，有说他举止潇洒安详，气质豪爽清逸的；有说他像松树间沙沙作响的风声，高远而舒缓悠长的……这其中，以山涛的评价最准确也最肉麻：嵇叔夜（嵇康字叔夜）的为人，像挺拔的孤松傲然独立；他的醉态，像高大的玉山快要倾倒。

嵇康的儿子嵇绍（字延祖）也很帅，有人对王戎说：嵇延祖气度不凡，在人群中就像野鹤站在鸡群中一样。

王戎的回答让人喷血：那是因为您没有见过他的父亲罢了！

有人说谢霆锋同志是个帅哥，我看嵇康至少是帅的平方或者立方。周杰伦不把钢琴弹成棉花，就已经是偶像加才子了，嵇康可是样样红呵呵。

嵇康的好友山涛，在人事部做事，主管全国官员的选拔任命，后来，山涛升任散骑常侍，就推荐嵇康代他的原职。若搁别人，感谢还来不及，对于一个男人来讲，没有比当官更好的事了，学而优则仕嘛，以嵇康之学问，做官并不比弹琴难到哪里去。但嵇康却把好心当成了驴肝肺，他一听说山涛推荐他做官，就来了气，不仅不领情，还在博客上，把山涛狠狠批评了一番，其言辞之激烈，情绪之壮怀，远远超过韩寒与白烨之争。



嵇康（南朝画像局部）

下面，我就把这篇影响远远超过新概念作文大赛的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择其简要，略述如下：

亲爱的山涛大哥：

当年你曾在颍川太守山嵚面前夸俺不愿意为官，俺以为你真了解俺，也把你引为知己，俺不愿意考公务员，以前你曾推荐过俺做官，虽然没成功，但俺从那次才知道你并不了解俺，你脾气好，心胸开阔，但俺却小肚鸡肠，见到不顺眼的事，就想说两句不合时宜的话，俺也知道这样不好，但怎么忍也忍不住的。

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现在大家都说有一种在官场与生活中都